



## 壹、前言

近10、20年來，臺灣因社會、經濟、教育等方面蛻變，如資本主義國際化和勞力市場自由化；人口比例失衡，男性多於女性；女性因女性主義抬頭而社會經濟權力提升，兩性漸趨平等，女性維持偏高未婚率；農業、漁業或身心障礙等經濟上較弱勢的男性，因低社經背景被「排擠」出婚配市場而造成擇偶不易；又，政府於1994年推動「南向政策」，婚姻仲介業本於臺灣傳統家庭男性有「傳宗接代」與幫忙家務之雙重壓力而積極引介，導致跨國婚姻蓬勃發展，成為填補居於邊陲地區失婚男性的婚配選擇，且有逐年上升之趨勢，從1980年代開始到1990年代達到高峰。而新住民人數增加，相對其子女人口也急遽攀升，兩者相加總數已超越原住民，躍升為僅次於閩南、客家及外省之第四大族群，所衍生新住民家長因語言隔閡、文化差異或經濟生活負擔，較少參與子女教養及無法善盡親職責任等（王碧君，2015；李佳璇，2015；葉郁菁，2009）教育問題接踵而至（夏曉娟，2000；莫藜藜、賴珮玲，2004；許文盈，2011；陳志柔、于德林，2005）。

根據國內政府相關資料顯示，2003年（含）以前國人娶外籍女性配偶人數占總結婚對數的比率呈逐年遞增，至2003年達31.86%為最高峰，即平均每3對結婚有1對為中外聯姻，而2014年跨國婚姻比例為13.2%，故相較於10年前（2003年）最高點降低了18.66%；然而，截至2014年6月，新住民女性人數已由10年前的33.6萬人，增加至49.3萬人，其中來自中國大陸（含港澳）配偶占68%最多，其他國籍配偶則占32%（內政部統計處，2015；教育部，2014），現應已突破50萬人；而新住民女性人數增加，相衍相生之下，新住民子女人口也急遽攀升（以下統稱為新住民女性與新住民子女），近10年來每百名出生嬰兒中約維持有5名新生兒生母是屬於中國大陸港澳國籍，惟近3年已漸降

至4名，生母為外國籍者則由2004年之8名降至2014年之3名（內政部統計處，2014；教育部統計處，2015a）。至2014學年度止，國小新住民學童就學總人數為146877人（教育部統計處，2015b），這些新住民子女不僅是臺灣的一份子，且全國人口比例高，故衍生之各種生活適應及教育等相關問題，對整個社會和國家造成極大影響，儼然已成為政府各相關單位刻不容緩的關注議題（教育部，2004；教育資料館，2005）。例如，教育部於2003年將新住民子女列入「教育優先區計畫」中的補助對象，而新住民相關研究議題在現今國內教育學界亦有愈受重視之趨勢。

現今國內新住民相關文獻中，以探討跨國婚姻之形成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不良之研究居多，以新住民子女學業成就為議題的實證研究並不多見，主要是著重在語言、數學、心智能力發展、學習行為、自我概念及生活適應等為研究範圍（王振世、蔡清中，2008；何緯山、陳志賢、連廷嘉，2011；姚如芬，2009；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2007；蔡榮貴、黃月純，2004）；以新住民國小子女為單一研究對象，發現其學業表現是明顯落後。

另一方面，分析跨族群子女學業成就差異性之相關文獻多數是以父親為學生之族群身分來區分，或僅以本國籍與新住民之母親身分來比較其子女學業成就之影響差異；而且多數與新住民子女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發現均是以負面或弱勢處境居多，這與過去指出長久處於「不利」處境的原住民之文獻結論相類似，造成外界對新住民與原住民兩族群之社經背景、家庭結構、語言及經濟等方面根深蒂固地存有「不利」和「弱勢」之社會刻板印象；相較之下，處於「新興弱勢」新住民的社經背景和學業成就是否低於原住民而居於最弱勢地位呢？其子女的學業成就是否與社經背景有顯著相關呢？相較於本省漢人與原住民學童，新住民子女的學業成就較差嗎？